

午夜书

复活的幽灵 诡异的纸人 闹市中的古宅 神秘的蝴蝶骨……

一切，竟然暗含一个惊世迷局



蝴蝶骨

HUDIEGU

凤舞焰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蝴蝶骨

HUDIEGU

凤舞焰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骨 / 凤舞焰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0094-595-3

I. 蝴… II. 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8405 号

书 名: 蝴蝶骨

作 者: 凤舞焰

责任编辑: 郝永伟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猝死 / 001	
第二章 赫卡忒之谜 / 009	
第三章 神秘的 ID / 018	
第四章 复活的幽灵 / 024	
第五章 茗文雅居 / 034	
第六章 奇怪的测试 / 041	
第七章 怪异的线索 / 048	
第八章 不死军师 / 054	
第九章 可靠的直觉 / 059	
第十章 幽灵再现 / 065	
	第十一章 相信的力量 / 071
	第十二章 守墓人 / 076
	第十三章 谎言与欺骗 / 082
	第十四章 面试 / 090
	第十五章 意外救人 / 097
	第十六章 古怪的家训 / 104
	第十七章 纸妈妈 / 110
	第十八章 死神的倒影 / 117
	第十九章 新工作 / 123
	第二十章 四张照片 / 130

第二十一章	九界夜总会 / 136
第二十二章	守墓人的决定 / 142
第二十三章	巧妙的坐标图 / 152
第二十四章	蝴蝶骨 / 158
第二十五章	离奇死亡 / 165
第二十六章	黑骑士复活 / 171
第二十七章	被破坏的游戏 / 176
第二十八章	突然而至的死神 / 183
第二十九章	疑云密布 / 191
第三十章	一探地下室 / 197

第三十一章	守墓人的复仇 / 205
第三十二章	背叛 / 214
第三十三章	地狱的火焰 / 222
第三十四章	蝴蝶骨的奥秘 / 229
第三十五章	疑云重重 / 235
第三十六章	墓穴探奇 / 241
第三十七章	宝藏之谜 / 247
第三十八章	“畏罪”潜逃 / 254
第三十九章	岌岌可危 / 259
第四十章	真相大白 / 266
尾声	我是一个幽灵 / 273

第一章
猝死



夜色沉寂，市郊一座老旧房屋的阁楼上，一个女人坐在显示器前，嘴角显露出诡谲的微笑。她的身旁放着一个与自己同等大小的纸人，纸人穿着一袭红衣，一双玻璃球做的眼瞳在显示屏光亮的照射下散发出诡异的光芒。

女人的身旁放着一个同样老旧的笔记本，那是一个橘黄色皮质封面的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：艾莫德·马丁。

“有了这本日记，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！”女人显得很兴奋。

房间里传出另一个怪异的女声：“你真的相信世界上存在神迹吗？”

“有没有不重要，我关注的不是神迹，而是游戏本身。”

说完，女人在电脑上打出一个网址，熟悉的界面很快出现，她在登录框中飞快输入自己的ID名：纸新娘。

然后，女人直接进入论坛，点开自己两天前的一个帖子，上面写着：我想和了解赫卡忒之谜的人交朋友。

回帖非常踊跃，帖子被置顶到了首页。

女人仔细阅读着所有回帖，目光突然在一条回复上停住了，发帖者名叫黑骑士，上面写着：我是黑骑士，你是纸新娘，你我都是复活的幽灵，应该一同在地狱之火中堕落。

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：“我似乎找到要找的人了，他就是这个游戏的第一颗棋子。”女人爱惜地抚摸着人偶。

“你很残忍！”

“不是我，是我们。”

两天后。

尹暮晨斜瞟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胖子，极不耐烦地瘪了瘪嘴。胖子兴致很高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站立在自己眼前的一排小姐。昏暗的包间中，小姐们衣着性感，无比妩媚地望着胖子。

“选哪个啊！老尹，你给出个主意！”胖子推了尹暮晨一把。

尹暮晨皱皱眉头，然后深呼吸一口气，将差点儿脱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，换了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：“郭总，您慢慢挑，这里的小姐是桐城最好的。”

“你们俩腻什么啊！像个娘们儿，就那个了，还有那个！”胖子身边一个秃顶男人操着地道的东北口音，抬手一挥，食指潇洒地点过自己面前的几个女人。胖子的目光立即顺着秃顶男手指的方向扫过去，赶忙摇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这边儿的漂亮多了。”

两个男人争执起来，不时发出放荡的笑声。尹暮晨再也受不了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，找了个借口从包间里出来。

走廊里的空气比包间稍微好点儿，到处充溢着重金属摇滚乐，震得人五脏六腑直发抖。据说今天有一家公司在夜总会办嘉年华，把整个舞池包了下来。尹暮晨掏出一根烟点上，一口接一口猛吸起来，心中的烦躁就像一团火焰，憋屈得难受。

尹暮晨是一家合资企业的业务员，包间里的人是他得罪不起的大客户。虽然他很讨厌这样的场合，但还是得笑脸相迎，装出一副大家都是同道中人的派头来。

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尹暮晨掏出手机，赶忙朝厕所方向走去，因为那里的噪音最小。按下接听键，手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：“喂，是小尹吗？我是伍卫德啊！”

尹暮晨和伍卫德并不熟，只能算是认识。伍卫德是个推理爱好者，几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尹暮晨。当年的尹暮晨意气风发，和现在辩若两人，他牵头办了一个沙龙，见到尹暮晨时，伍卫德兴奋异常，大发相见恨晚的感慨。可惜他虽然爱好推理，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，有时候连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无法发现。而尹暮晨又总是忙于工作，经常加班，两人见面的时候并不多。两年前，伍卫德被单位调去外地常驻，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。

“伍卫德？”尹暮晨微微一愣，随机反应过来：“哦，老伍啊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小尹，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，就现在！”伍卫德的声音听上去很着急。

“现在不行，我在工作，明天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你，迟了，恐怕就没机会了！”伍卫德一边说，一边急促地喘息。

尹暮晨瘪瘪嘴，正想说什么，伍卫德的喘息声戛然而止，电话里突然传来刺耳的尖叫，声音不大，却绵长而沙哑，似乎尖叫者将胸口的最后一丝气息连同全部生命力一同吐了出来。尹暮晨忍不住心头一紧，目中扫过一丝诧异，他听的很真切，这明明是一个女人的叫声。

“老伍，你怎么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尖叫声似乎抽光了电话那头的全部生气，喘息声、说话声，统统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空无的死寂。

“老伍！伍卫德！”尹暮晨大声吼道，他后悔自己刚才回绝了伍卫德的要求。

依旧没有回答。

“伍卫德，三更半夜的，你再吓我，我挂电话了！”说出这句话时，尹暮晨明显胆怯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大厅里的音乐突然停止，厕所就像被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下子静止下来。突如其来的静止让尹暮晨非常不适应，他甚至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

也许是他这句怯弱的威胁终于起了作用，手机那头再次响起弱弱的喘息：“我现在就要见你！”还好，是伍卫德的声音。

“好，你过来吧！我在九界夜总会的门口等你。”尹暮晨再不敢绕什么弯子，刚才的尖叫声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他要亲自问问伍卫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挂断电话，尹暮晨直接来到门口，反正包间里那群人玩儿得正高兴，有他没他都一样。他抬手看看表：时针指向零点十五分。

二十分钟后，一个身材微胖的身影出现在霓虹灯下，他的肩膀上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头发有些凌乱，一双眼睛直愣愣望着前方，脸色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红，像是刚喝过酒。

在尹暮晨的印象中，伍卫德的确是个一喝酒脸就红的人。他不禁有些气恼，说不定伍卫德只是喝多了，在电话里发酒疯。

伍卫德越走越近，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尹暮晨，他的目光似乎只集中在前方的一小块地方，腿脚僵硬，迈着非常怪异的小碎步，一个男人用这样的姿势走路，滑稽程度可想而知。几个女人从他身边经过，纷纷露出鄙视的眼神。

“喂！”尹暮晨冲他挥了挥手。

伍卫德微微一愣，这才看到尹暮晨，他的步子明显加快许多。一边走，他一边从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的盒子，拿着盒子的手伸向尹暮晨的方向。

尹暮晨下意识伸手去接，就在他的指尖碰到盒子的一瞬间，伍卫德却突然将手收了回去：“这个盒子，我本来是打算给你的，不过，我现在改变注意了，这盒子我不给你了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伍卫德把盒子拽得非常紧，紧到连手都在发抖，可见他这个决定下得有多艰难。尹暮晨觉得很奇怪，伍卫德的情绪显得很不稳定，似乎想告诉

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,却又由于某些理由不能说出来,所以只能硬憋在心里。

“你是不是喝多了?”尹暮晨忍不住问。

“我没有喝酒!”伍卫德摇摇头,干涩地咽下一口唾沫:“我有一件事,必须马上告诉你!”

尹暮晨见多了酒鬼,自然不把伍卫德的话放在心上,于是指指大门说:“走吧,进去说!”

“不了,就在这儿说,迟了,恐怕就没机会了!”伍卫德说完,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,同时将盒子仔细收好,他的动作很慢,手有些微微地颤抖。

听了这句话,尹暮晨很不以为然,他觉得伍卫德的话太过夸张。伍卫德并不介意尹暮晨故意流露出的不满,他拧开瓶子,冲尹暮晨若有深意地笑了笑,然后一仰脖,猛灌了几口水。

“到底什么事?”尹暮晨故意侧过身去,他很讨厌这样的笑容,几年来,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,早就把当年的满怀壮志抛到脑后,没有了斗志,他的怨妇般的情结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,不管是谁对着他笑,他都认为对方带着嘲讽的味道。

没有回答。尹暮晨有些不耐烦,猛地扭过头来,与此同时,他听到“噗”的一声闷响,伍卫德倒在地上,大睁着眼睛,额间青筋暴突出来,脸色瞬间变得铁青,他痛苦地蜷缩成一团,嘴唇止不住地剧烈颤抖。尹暮晨惊呆了,他蹲下来,一手扶住伍卫德的肩膀,想要将他扶起来。突然间,伍卫德原本蜷缩的身体猛地一挺,背脊极不自然的拱起,像一条菜板上垂死的鱼。这个动作力道不小,尹暮晨顿时被弹开。当他爬起来,再看伍卫德的时候,他的面部已经凝固成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,双眼正死死盯着尹暮晨,眼白处布满黑红的血丝,扭曲的嘴角流下一汪鲜血,鲜血喷溅到尹暮晨的手臂上,带着腥甜的气味,直冲尹暮晨的大脑。

尹暮晨一下子懵了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脑子里炸开来,将大脑炸成了一团浆糊。眼前有人影闪过,三三两两的人在他面前聚集,耀眼的霓虹下,众多人影扭曲成可笑地模样,在他的眼前不停穿梭,有人尖叫,有人大喊,唯独他呆呆地站在那里,不知道该做什么,也不觉得悲伤。

等他再次反应过来时,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一个护士模样的人赶忙走出去,对门外一个人说:“刚才晕倒在死者身旁的那个人醒了。”

“知道了!我现在能去看他吗?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

“可以,不过不知道他现在的情绪如何,说话要委婉些。”护士不忘叮嘱。

尹暮晨叹了口气,眼前再次浮现出伍卫德因为痛苦而严重扭曲的模样,护士的话证明了他的猜测:伍卫德真的死了。

沈彬扬走到尹暮晨面前,关切地问: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他是市警察局刑警中队队

长,负责眼下这个案子,可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案子牵涉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兼死党尹暮晨。

“我也不知道,不知道怎么会这样!”尹暮晨茫然地摇摇头。

“能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吗?”沈彬扬对他露出一丝微笑。

尹暮晨点点头,将昨夜的经历讲述了一遍。他的声音缓慢而单调,不带任何感情色彩,因为他的思维依旧处于停滞状态,只能简单的记忆和复述。

沈彬扬认真做着笔记,时儿皱皱眉头,时儿在一些词语上画个圈。

“就这样,接下来的事,我都不知道了。”尹暮晨讲述完毕,目光仍然有些呆滞:“彬扬,你再跟我多说点儿话,我的脑子怎么卡住了?”

“你知道我接到报案的时候,别人怎么对我说的吗?”沈彬扬拍拍尹暮晨的肩膀,他知道尹暮晨现在需要的是思考,而不是简单的复述:“他们说:有人遇害了,两个!我赶过来,见到其中一个人是你,当时腿都软了。你说我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?一个晕掉,一个腿软。”

尹暮晨笑了,虽说是苦笑,终归感觉好了许多:“彬扬,伍卫德死前指着,还对着我笑,这一幕好像在我脑子里定格了。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样的笑容,真他妈的见鬼,有什么好笑的?我和他又不是很熟。”

“也许,他是希望你能替他解开死亡之谜。在此之前,伍卫德找过你吗?”沈彬扬问。

“除了这次,他最近一次找我是在两年前,当时你也在啊,他被单位派去外地常驻,临走前请你我吃了顿饭,算是告别。”

沈彬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说起来,伍卫德还是经沈彬扬的介绍才认识尹暮晨的。伍卫德酷爱推理,当时是一家研究所的科员,到现在还是个科员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他的心思就不在工作上。

“你确定刚才没有漏掉什么吗?”沈彬扬突然问。

“没有啊!”尹暮晨的声音显得很疲惫:“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你先回去,如果想起了什么,记得通知我。对了,注意身体,改天我请你吃饭。”

尹暮晨站起来,转身离开,走到门口时,他举起手,冲沈彬扬挥了挥。他的动作笨拙而迟钝,早已不像过去那么洒脱,倒更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。沈彬扬忍不住苦笑,尹暮晨似乎把他当成客户一样打发了。

离开警察局后,尹暮晨没有回家休息,而是直接打了辆车,赶往公司。大脑恢复正常运转后,他突然发现,自己闯下大祸了。

昨天晚上,尹暮晨是悄悄从包间里溜出来见伍卫德的。他没想到伍卫德会死在

自己面前,当时就傻了眼儿,还很丢脸的晕倒在现场,完全忽略了客户们的存在。更糟糕的是,直到离开医院他才发现,自己的手机没电了。顿时,他觉得大脑一阵轰鸣,那种震撼的感觉不亚于昨晚见到伍卫德当场倒在自己面前。

昨晚的消遣原本应该是由尹暮晨买单的,可他居然扔下客户跑了。很明显,客户们在四处找不到他的情况下,最后自己掏了腰包。这对尹暮晨来说,绝对是一件既丢脸又失职的事。

尹暮晨忐忑不安地走进公司,前台微笑着和他打招呼,同事们也都各自忙碌着手头的工作,今日的公司似乎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,对尹暮晨来说,却又是那么的异样。隐隐地,他总觉得有一座火山潜伏在自己身边,随时有可能爆发。

火山爆发的时间比尹暮晨预想中来得还要快。就在他走到离自己座位还有不到一米的地方时,一声咆哮在他身后响起:“尹暮晨,你搞的什么鬼!”

说话的人是尹暮晨的顶头上司,营销部主管郑仕航,由于他脾气差,对下属的态度非常恶劣,发起火来举世无双,同事们私下都叫他郑无双。

“经理,怎么了?”尹暮晨转过头去,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,心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:火山爆发前一刻的忐忑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豪迈。

“怎么了?别告诉我你不知道!你昨晚负责的那几个客户,今天集体打电话来投诉,说什么你们公司如果不愿意出钱请客就算了,大家也不是掏不起这钱,可你们公司的人不该连招呼都不打就中途跑了呀!这像什么话啊!”郑无双越说越大声,他故意不让尹暮晨去办公室聊,而是选在办公区,目的就是想让他当众难堪。

“经理,你听我解释,我当时遇到非常紧急的事情,也是没有办法!”

“没办法就可以把客户扔在一边吗?没办法就可以拿自己的工作,拿公司的生意开玩笑吗?”郑无双一刻也不消停:“我告诉你尹暮晨,这笔业务关系到公司上半年不能完成任务,客户是上帝,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现在你得罪了那几个客户,我限你在三个小时内向他们道歉,用什么方法我不管,总之你自己掏腰包。等客户接受你的道歉后,我再公布关于你这次严重失职的惩罚办法!你还有什么问题吗?”

郑无双完全不想听尹暮晨的解释,对他来说,即便手下员工的父母死了,也不能构成他们失职的借口。

尹暮晨还想说什么,最后却只是瘪瘪嘴,低声说:“没有了。”

“那就好,看来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,你现在赶快去吧!”说完,郑无双趾高气扬地走进了办公室,留下被训得灰眉土脸的尹暮晨。

尹暮晨叹了口气,给手机充上电,然后去了趟洗手间,他无意中在镜子里看到一张气色暗沉的脸,这张脸微皱着眉头,眼角已经有了几条鱼尾纹,几十根白头发在黑发丛中肆意生长着。似乎正在告诉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,他已经青春不再了。

曾今意气风发的尹暮晨,如今不过是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。

尹暮晨勉强挤出一丝笑容,镜子里那张脸的嘴角很不自然的向上弯曲,显得非常怪异。突然间,这张脸变成了另一个人,一个昨晚当着他面猝死的人。那笑容像是嘲讽,又像是鄙视,一时间,难忍的压抑涌上尹暮晨的心头,他只觉得胸口憋闷得难受,赶忙弓着背,拼命往脸上浇水,冰凉的刺激稍稍减退了心中的不适。

是的,他应该被嘲笑,应该被鄙视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不久前才在他的眼前消失,他现在却只想着怎么向那群喜欢公款吃喝拿回扣的客户道歉。尹暮晨突然害怕了,生活居然可以把一个人变得如此冷漠,如果有一天自己出了同样的事,同事们会不会坐在案发现场面不改色地打电话谈业务?

他深呼吸一口气,转身走出洗手间。没走出几步,同事小张把他叫住:“尹暮晨,这是你掉的东西吗?”

尹暮晨转过身,小张立即将一张蓝色的纸条塞到他的手上,说:“落在洗手间门口了。”

“谢谢!”嘴上说着谢谢,尹暮晨的心里却没有丝毫谢意,他怀疑小张是不是搞错了,因为他对这张纸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。

打开纸条,上面写着三个字:蝴蝶骨。



第二章

赫卡忒之谜



下午，一辆黑色奥迪悄悄驶入一条小巷，车上下来两个男人，一个身材微胖，一个膀大腰粗，面带煞气。两人一前一后走到小巷尽头，三名黑衣人正站在那里等候，全都毕恭毕敬地低着头。为首一人走上前去，对微胖男子鞠了一躬：“老板！伍卫德已经死了。”

微胖男子轻轻恩了一声：“好，手脚干净吗？”

“还算好。”手下有些紧张。

“什么叫还算好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伍卫德死以前，去见了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人说了什么……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微胖男子眉头一皱，语气立即重了许多：“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如果伍卫德把秘密告诉那个人怎么办？”

“老板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把事情做干净！”手下赶忙回答。

“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尽快查出这个人的身份。不过先别动手，把事情闹大了对我和委托人都没好处。说不定，这个人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！”微胖男子说完，转身回到车中。

三名黑衣人目送奥迪车走远，这才长长松了口气。

沈彬扬小心翼翼地证物袋里取出盒子，这是一个深绿色的长方形纸盒子，看上去非常普通，质量也不重，只有几十克。打开盒子，里面居然放着一盘老式录像带，纸盒子就像是录像带量身打造的，大小刚刚好。

录像带里的内容，一定和伍卫德的死有关系。

沈彬扬有些为难,这都什么年代了,上哪儿找这么老的播放机啊?

就在这时候,同事李晓斌拿着尸检报告走进来,他看着沈彬扬拿着一盘录像带发呆,笑着说:“看不出来,你还挺怀旧。这录像带从哪儿找来的?”

“不是我找来的,这是重要证物。”沈彬扬一把夺过验尸报告,上面死因一栏明确写着“氰化钾中毒身亡”几个字。

验尸报告后还附有伍卫德喝过那瓶矿泉水的检测报告,报告中写道:在水中发现有大计量的液体氰化钾。

伍卫德的死因没有悬念:他喝了有毒的矿泉水,然后死了。

但是,简单的死因背后却潜藏着太多的疑问。根据尹暮晨的叙述,伍卫德应该在死前就已经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近,既然知道,他为什么不愿意把盒子交给尹暮晨,还有,他死前为什么会露出那样的笑容?那瓶有毒的矿泉水又是谁给他的?

想到这些,沈彬扬的目光又集中在了录像带上,所有的谜底也许就在这里面。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,李晓斌立即说:“这种老式播放机的话,我家倒有一台。”

“真的?你怎么不早说!”沈彬扬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:“走,上你家去!”

“现在?”

“现在!”

两人在门口打了辆车,直接赶到李晓斌的家,在父亲的房间里,李晓斌终于翻出了一台老式播放机。两人赶忙将播放机接在电视上,然后按下开关。

没有反应,电视上只有一片雪花。

“会不会是太久没用,坏了?”沈彬扬有些扫兴。

“不会啊!我爸爸很爱惜这些旧家电的。倒回去二十年,这样的播放机可贵了!”李晓斌嘴上这样说,心里却在打鼓。他开始倒腾起这部老旧的机器,一会儿看看插口,一会儿检查开关。到最后,他甚至找来一把螺丝刀,想把盖子揭开来仔细瞧瞧。

“有其他录像带吗?说不定是带子的问题。”沈彬扬提醒他。

李晓斌无奈地耸耸肩说:“没了!”

两个人同时叹了口气,沈彬扬站起来:“算了,我还是想办法另找台播放机吧!”

李晓斌点点头,正准备按下退出开关,屏幕上的雪花突然消失了。

沈彬扬微微一愣,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随着雪花的消失,一副非常怪异的画面出现在两人眼前。

那是一个老式布娃娃,它被放在一张檀木椅上。布娃娃占据了画面的中央,一双水蓝色的眼睛大得格外夸张。看得出,拍摄场地是在室内。除了布娃娃和椅子,画面中再没有其他东西。

录像效果并不好,除了碍眼的雪花点,屏幕还时不时扭曲一下,好在还算能看

清楚。

布娃娃穿着鲜红的新娘装,大概属于明清时代的款式。头上的发髻有些乱,一缕黑发垂在脸颊上。红唇像火一样鲜艳,这样的唇点缀在苍白的脸上,显得极不自然。

很快,镜头拉近了一些,布娃娃那双水蓝色的眼睛更加突出。仔细看去,竟像水一样灵动,只是那样的眼神中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,让人不寒而栗。

这是布娃娃的眼睛吗?沈彬扬开始怀疑,他甚至不确定,是站在电视机器前的自己正在观察布娃娃,还是布娃娃透过电视屏幕监视着他。画面再次凝固了,只是这样的画面令人窒息。沈彬扬和李晓斌望着布娃娃,布娃娃也望着他们俩,没有声音,也没有任何动作。

突然间,布娃娃眨了一下眼睛。

沈彬扬的心跟着跳动了一下。下一秒,布娃娃突然向下移动了一点,沈彬扬的心又跳动了一下。

布娃娃动了,画面里却看不到任何人力作用,布娃娃就像有了生命般,一点点有规律地向椅子外侧移动,每动一下都牵动着沈彬扬的心。与移动频率相吻合的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,就像重金属摩擦地面发出的响动,粗糙而沉闷,如果没有画面只有声音,他一定会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机械噪音,沈彬扬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疑问,一个布娃娃到底有多重?

终于,布娃娃从椅子上掉落下来,摔到地上,它已经偏离了画面中心,却还在一点点移动,脚朝着镜头方向,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正拖动它的双脚。渐渐地,布娃娃移出了画面,刺耳的声音却没有停止,依旧沉闷而有规律地响起。沈彬扬甚至有了一种错觉,似乎布娃娃随时可能从画面里爬出来,突然出现在某个地方。

就在这时,电视机斜对面的门,打开了。

李晓斌下意识地叫了一声,两人同时扭过头。也许是被他们莫名惊诧的样子吓到了,李晓斌的母亲呆呆地站在门口,甚至忘了把钥匙从门上抽出来。

三秒钟后,李晓斌回过神来,冲母亲笑了笑说:“妈,你买菜回来了!”

“晓斌啊,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?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”李晓斌的母亲提着菜走进来,却没有进厨房,而是走到儿子面前。

“伯母,没什么事,我有一盘老式录像带,找不到机器播放,晓斌说你家里有一台,我就硬拉着他来了。”沈彬扬赶忙解释:“带子我们已经看完了,您忙您的,我们这就走了。”说完,他退出录像带,小心放进包里,拉着李晓斌离开了家。

回去的路上,沈彬扬依旧沉浸在刚才录像带里诡异的画面中。一开始,他以为这段录像来自某一部鬼片,可那明显不像。画面的质量并不好,从开头到结尾始终有一些模糊的雪花点,这不像是拷贝过程出了问题,到更像是当时的录像设备出了故